

# 口译中的“忠”与“不忠”

——从政协十二届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言人吕新华的“任性”谈起

柯 军

(湖北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孝感 432000)

**摘要:**会议口译近年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口译的标准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出来。口译的“忠实”到底是应该忠实于字词层面的言语还是语用层面的语言,是口译人员必须认清的一大基本问题。从政协发言人的一个“任性”发言出发,借用语用标记值理论,说明语用层面的对等应该是口译人员遵循的最高标准。

**关键词:**口译;忠实;语用标记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6)02-0155-03

## Faithfulness and Unfaithfulness in Interpretation: In the Case of and Starting with the "Capricious" Diction of Lv Xinhua, the Spokesperson for Third Session of the 12th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KE 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 Xiaogan, Hubei 432000, China)

**Abstract:** As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is getting increasingly popular with the general public, the standard for evaluating good interpreting stands out prominently.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that interpreters must be acutely aware of is whether "faithfulness" in interpreting refers to faithful to the wording on the linguistic level or the discourse on the pragmatic level. Starting with the "capricious" wording of the CPPCC spokesperson, this paper tries to propound that pragmatic equivalence is the supreme standard that interpreters must follow.

**Key words:** interpreting; faithfulness; pragmatic markedness value

### 一、前言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逐步提高,中国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特别是每年初召开的“两会”。为了帮助国内外更好了解中国两会热点,中国政府很早就启动了发言人制度。根据这一制度要求,“两会”期间,发言人要及时召开记者会介绍大家所关注的问题,通过国内外媒体传递到全球。这其中,口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岗位。近年来,每年的各种两会记者会的口译人员均会引起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网民的追捧,比如原来的张璐、张京等。今年的政协发言人的记者会又捧红了一名口译——张蕾,因为她翻译了发言人的“任性”发言,而被网友戏称为“任性姐”。在这里,笔者就想从她的“任性”翻译谈起,探讨口译中的忠实问题。

### 二、“任性”的发言与不任性的口译

2015年3月2日,政协十二届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言人吕新华在两会新闻中心召开记者会,回答中外媒体关注的问题。在这次记者会上,当回答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有关反腐问题时,吕发言人表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他说“套用—个网络热词,叫大家都很任性”。现场口译或是没听清楚或是疑惑这里的“任性”是否使用得当,向发言人确认了一下。同时,在现场记者的追问之下,发言人进一步解释“大家都支持有老虎的话都挖出来,在这个态度上大家都很任性”。之后,口译人员把这里的“任性”翻译为“capricious in fighting against corruption”,并增译了“and we are entitled to do so”。在本场记者会结束后,口译张蕾因为这个“任性”翻译,引起网友的追捧,认为她反

应敏捷,用词精准,以至被网友戏称为“任性姐”。

但笔者以为,这里发言人的发言应该说是任性的,但张蕾的口译却不十分的任性。因为,根据《现代话语词典》第六版的解释,“任性”意思是“放任自己的性子,不加约束”;而且,这个网络热词起源于网友评价某些有钱人的不当言论,说他们“有钱就是任性”,显然不论是词典意义还是网络意义,“任性”都是一个含有贬义的形容词。而在现场记者的追问下,发言人进一步解释了他的“任性”的意思,是指在挖“大老虎”的问题上,“大家态度都很任性”。根据 Yule 等语用学家的观点,语用学应该研究“词语的语境意义”。根据这里的语境,应该是发言人套了一个网络热词,但临场将之贬词褒用了,应意为“大家态度都很坚决,不会因外界因素而改变(这一点和“任性”的含义似有共通之处,也因此发言人做出了贬词褒用的举动)”。所以这里的“任性”已经不是大家所理解、字典所解释或网络所使用的意思了,而是发言人自己的语用发挥。而又根据华侨大学侯国金教授在《语用学大是非和语用翻译学之路》一书中的研究,很多语言是有标记的。所谓标记,就是一种印记,是一种特殊性的符号,并认为“越是脱离常规,标记性越强”,并随之创出了一个语用标记值(Pragmatic markedness value),特指“一个词语或一句话的无标记性、有标记性或标记的程度”,用来表达一个词语或一句话是否脱离了常规和脱离常规的程度。所以,这里发言人把一个贬义词用作了褒义词,应该是标记性很强的一个语用现象。在翻译或口译这种标记性很强的概念时,译员应该更多注意到其标记性,才能将发言人的语用目的准确地传达给听众。

但是现场口译的口译产出却不是十分的任性。因为,她使用了“capricious”,而根据《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第四版的解释,这个词的意思是“likely to change your mind suddenly or behave in an unexpected way”(有可能随时改变主意,常做出人意外之举)。据此,笔者以为,仅从词语层面来看,译员将发言人的“任性”口译为“capricious”看似是对等的。但这个词语本身的含义是贬义的,而根据侯教授的观点,“难听的话、诽谤的话就是有标记的”,所以词语本身的标记性是负面的、标记值不高的,可以说与这个语境里发言人的高标记的、正面的意图是南辕北辙的,完全不能传达出发言人的语用目的。这样的译文就会使得那些不懂中文的外媒记者感到困惑,觉得难道中国中央政府的反腐决心随时会动摇么?同时,译员似乎也感觉到了“capricious”在这里

不足以表达含义,所以增译了一句“and we are entitled to do so”。但笔者以为这一句的增译,效果却是适得其反的。这句增译的意思是“而且我们有资格、有权利这么做”。外媒记者可能会想“中国政府有资格、权利这么做”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想反腐就反腐,想抓谁就抓谁,是十分任性、任意妄为的?那何来依法治国之说呢?显然,这与发言人的意思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笔者以为这里口译人员是不任性的,是特别的“忠实”于原字词的。但正是这对于词语字面的“愚忠”导致了语用错误,使得发言人的意思被完全误解了。所以,笔者以为,“任性姐”这里的口译产出是不“任性的”,可以说是不合语境的愚忠,从语用角度来看是错误的。

### 三、“忠”与“不忠”

从严复的“信、达、雅”到许渊冲的“意美、音美、形美”(许渊冲《逝水年华》),各个时代的翻译大家都有自己的标准。长期以来,这些都是国内统领笔译领域的标准,是被很多专家学者所接受和推崇的。

但是口译的研究起步很晚。根据仲伟合教授的《口译研究方法论》,西方的口译研究起源于20世纪中叶,是以艾赫贝尔、罗赞为代表的日内瓦译员以自身的实践为基础开始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则起源于1958年唐笙、周珏良发表在《西方语文》上的一篇论文,但一直没引起重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引起重视,到上世纪80年代才真正起步。而且,根据仲伟合教授的研究<sup>[5]</sup>,我国口译研究主要集中于“口译教学研究”“口译技术/技巧研究”“口译理论(特点、原则、机制)”,而关注口译质量评估或口译标准的较少。就算起步比中国早的西方口译研究,也较少涉及到口译的标准问题。

而另一方面,虽然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不算多,也大多没有形成像笔译那样的几字真言类型的口译质量评估标准,但也有一些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其中,“忠实(也有称“准确”或其他表达)”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忠实”是忠于什么呢?刘和平教授认为,根据法国释意学派理论,忠实的标准有三条:忠于原讲话者的意图、忠于目的语的表达方式、忠于听众<sup>[5]55</sup>。所谓忠于原讲话者的意图,是指充分表达出原讲话者真正的话语内涵,达到其语用目的,重点应该是内容,而不是形式。而在这里,现场口译的选词和增译虽形式上应该说是一致的,但无论是发言人的幽默的语用目的,还是真实的表达意图都没有准确传达给听众。所谓忠于目的语的

表达方式,刘和平教授认为就是要在相关知识的武装之下,以符合目的语规则的方式,简洁、明了地翻译出来。这里,口译员的口译产出是符合目的语规则的,但增译的一句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显得不够简洁了。所谓忠于听众,刘和平教授认为就是以听众为最后标准,“考虑听众的愿望”,以便达成最终目的,即“使听众充分接收信息,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观这里口译的产出,根据侯教授的语用翻译观,我们不难看出,不但发言人的这个幽默的语用目的没达到,而且连本应让听众充分接受信息的基本语言信息也丢失了。

所以,从以上三个角度来看,口译员在这个“任性”上的口译产出虽然在字面上忠于了发言人的措辞,但在语用目的上、语言目的上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应该说不成功的。所以,笔者以为语言层面的“忠实”有时可能导致的结果却是最大的“不忠实”。

刘和平教授的忠实观从讲话者、译员和听众三个角度对口译的“忠实”标准进行了阐释,笔者以为是十分恰当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实际上这个阐述回答了口译“忠实于什么”的问题。

而另一方面,侯国金教授的“语用标记等效原则”就回答了如何忠实的问题。“语用标记等效原则”发端于语用学。语用学探究的是人们在实际交际中的语义生成和理解。而语用标记,实际上探究的是人们在实际的交际中根据具体的语用目的采取了标记性的还是非标记性、标记性强的还是标记性弱的表达方式。如本文的“任性”,是一个标记性很强的表达方式,其语用目的在于幽默,发言人希望达到的表达效果是“我们的态度很坚决”。但译员的口译使用的是字典中“任性”一词的一般对应词,没有考虑到实际的语用环境,没有达到发言人的幽默的语用目的。同时,发言人本意是指在反腐斗争中,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决心是毫不动摇的。但

口译的口译产出表达出来的意思却是恰恰相反的,也没达到发言人的表达意思的语用效果。所以,无论是从语用目的还是语用效果来说,口译员的口译产出都是不成功的。而这两点恰好应该是衡量翻译效果的基本标尺。达到了这两个目的的口译产出应该被认为是成功的;否则,就应该被认为是失败的。

根据上面的论述,笔者以为口译员如果将这里“任性”一句口译为“stubbornly determined to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效果会更好。因为,“stubborn”意思是“determined not to change even when people think you are unreasonable”(即使不被人所认可,也不改变自己的决定)。这里的“stubborn”有“无论别人说什么也不改变、固执”的含义,和“任性”的含义有类似之处,也把一个标记值不高的、含有负面含义的形容词转化成一个有较强标记的、含义正面的形容词。所以,无论是从刘教授口译的忠实原则的三个角度来说,还是从侯教授的语用标记等效原则来说,这个口译产出应该更适合。当然,在口译现场的时间压力下,口译人员不一定能想到这么多,故此按最便捷的、字词对应的方式是最省力的口译,但很多时候不是最有效的口译。这一点是口译人员在日常练习和工作中需要时刻注意的。

#### 四、结语

综上,口译员的口译产出是否忠实,不应该仅仅看是否在字面上忠实于发言人的字面表达,而应该看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讲话者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口译产出要无论是从发言者、译员还是听众的角度都达到语用目的和效果,才是成功的口译。

口译像临摹画作。有时刻板的临摹看似逼真,却有失神韵;而创造性临摹,虽可能有所“走形”,但不失神韵,而这恰恰是口译所需要的。所以,译员在口译过程中要始终牢记“语境”“语用效果”“忠实”等标准,做好“得意忘言”,才能真正完成好口译任务。

#### 参考文献:

- [1] 侯国金.语用标记价值假说与语用标记等效翻译假说[J].外语学刊,2005(2):15.
- [2] 侯国金.语用标记等效值[J].中国翻译,2005(9):30.
- [3] 侯国金.语用学大是非和语用翻译之路[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30-31.
- [4] 朗文出版公司.朗文当代英语词典[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187.
- [5] 刘和平.科技口译与质量评估[J].上海科技翻译,2001(1).
- [6] 许渊冲.似水年华[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131.
- [7] 仲伟合.口译研究方法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5,22.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096.